

US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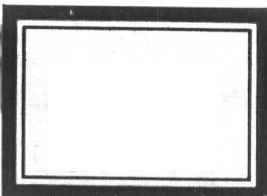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系列

(美) 刘荒田 著

“仿真
洋鬼子”
的
胡思乱想

花城出版社

USA



(美) 刘荒田 著

“仿真 洋鬼子” 的 胡思乱想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仿真洋鬼子”的胡思乱想

(美) 刘荒田著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2.4

ISBN 7-5360-3737-6

I. 仿...

II. 刘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5718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中山市逸仙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2.375 1 插页

字 数 28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737-6/I·3062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“仿真洋鬼子”的胡思乱想



作者简介

刘荒田。

原籍广东省台山市，1980年移居美国。

长期热衷于现代诗创作，

90年代后期以来，以散文随笔名世，

是当今美国华文文坛最为活跃的

实力派中年作家之一，

被国内外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专家称为

“移民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”。

这是他的第十五本著作，

收入近年来关于时人时事的杂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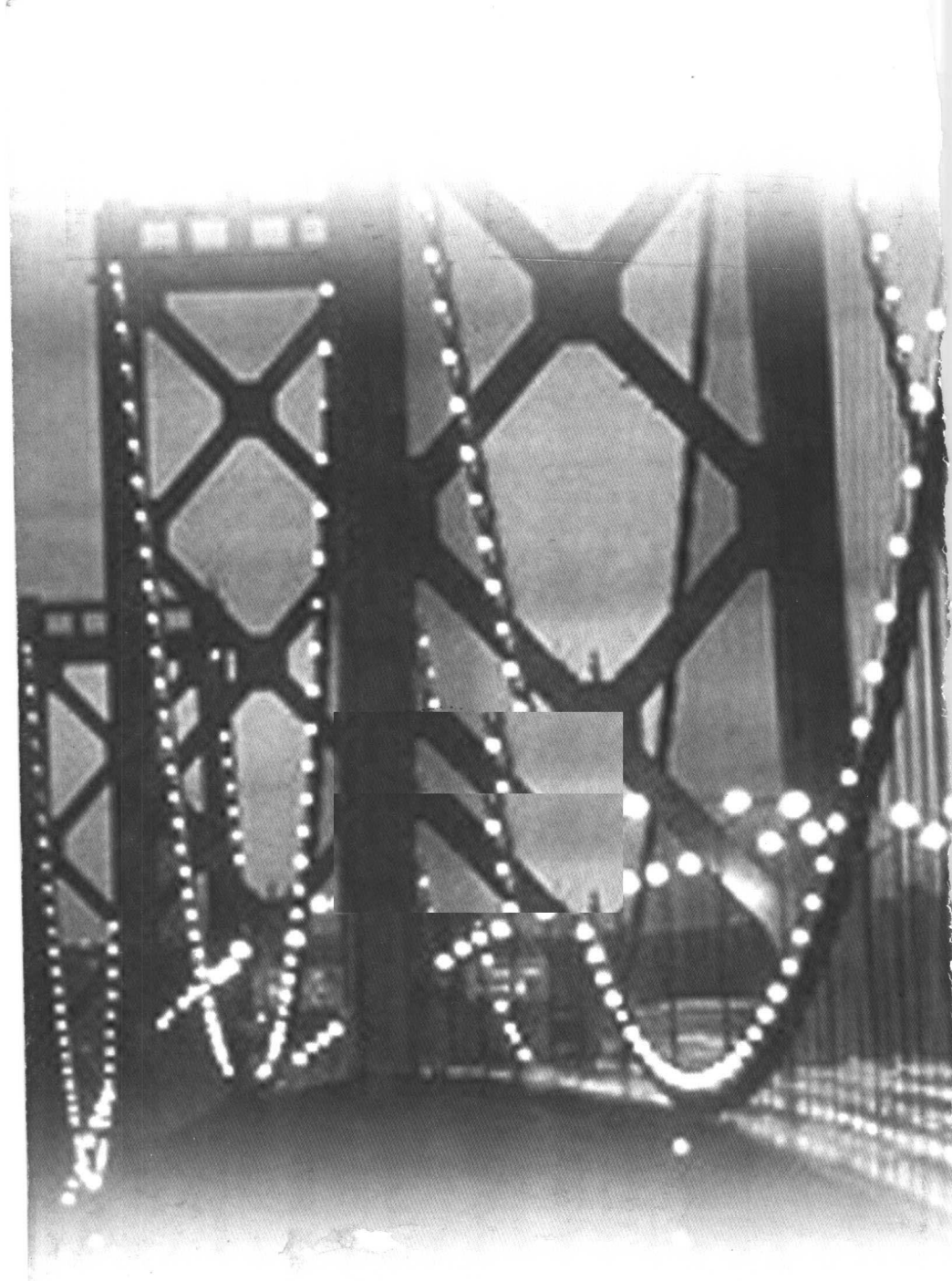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居于美国西海岸旅游名城旧金山，

经受东西方文化的夹击，

发而为文，了无拘束，无所不谈，谈必多趣。

刘荒田已出散文随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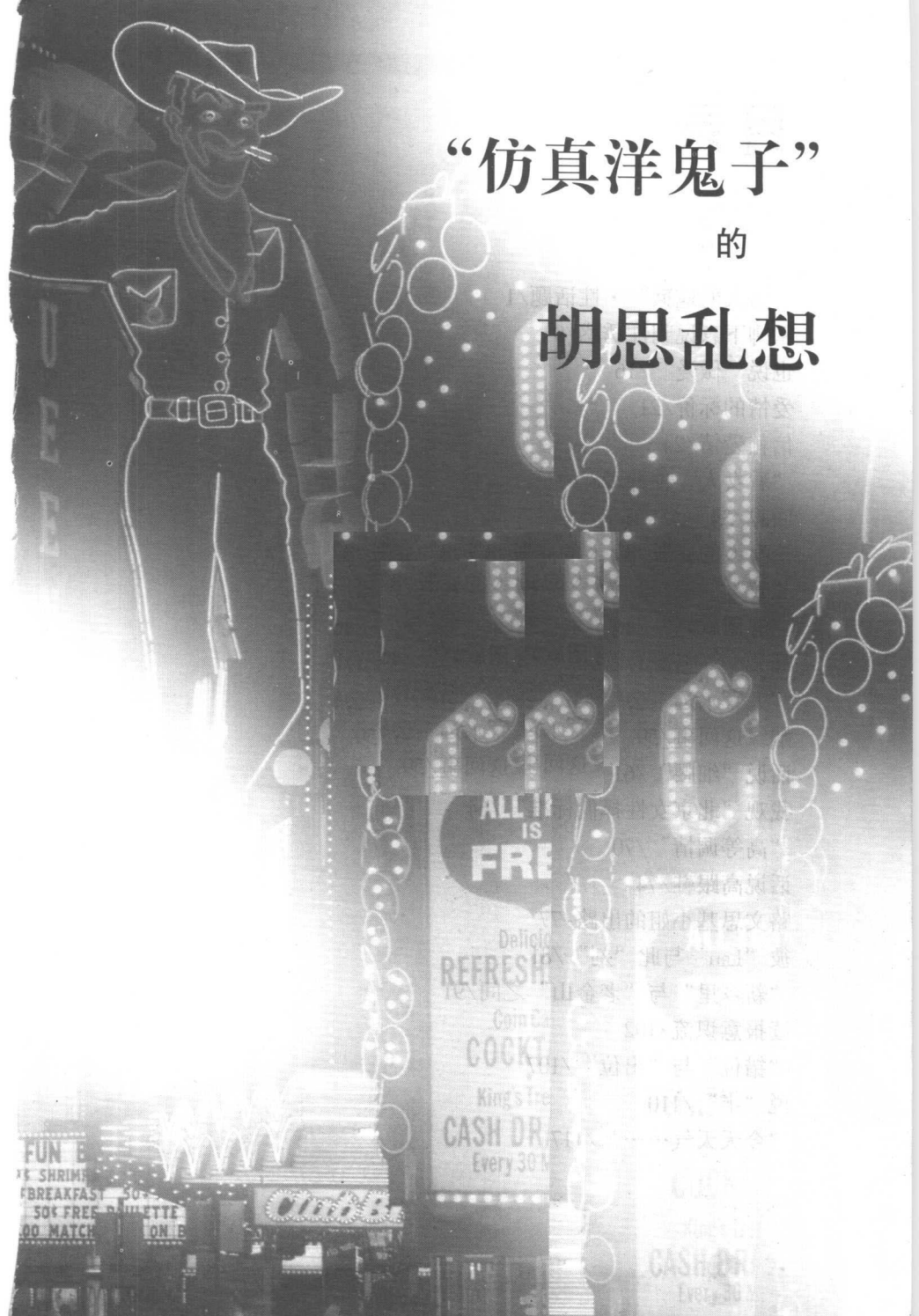
- 1、唐人街的桃花（1995年）
- 2、唐人街的婚宴（1996年）
- 3、旧金山浮生（1997年）
- 4、纽约闻笛（1998年）
- 5、纽约的魅力（1999年）
- 6、旧金山小品（1999年）
- 7、假洋鬼子的悲欢歌哭（2001年）
- 8、假洋鬼子的想入非非（2001年）
- 9、假洋鬼子的东张西望（2001年）
- 10、美国世故（2002年）



“仿真洋鬼子”

的

胡思乱想



目录

- “男人的地狱”·性话题/1
- 从柳下惠说到性诱惑/9
- 也说“做爱”/16
- 爱情的标价/21
- 信赖爱情/24
- “看女人”种种/28
- 回眸/34
- 论女人的屁股/37
- “直觉”谈/42
- “够用就好”/46
- 耳朵——感情的翅膀/50
- “太太永远不会错”/55
- 姻缘这回事/59
- 话说“细腰”/61
- 我观“北京女性择偶标准”/64
- “高等调情”/70
- 话说高跟鞋/74
- 路文思基小姐的出路/77
- 彼“Lau”与此“刘”/81
- “新乡里”与“老金山”之间/91
- 读报意识流/102
- “错位”与“出位”/107
- 说“半”/110
- “今天天气……”/117

- 121/ “道歉”之必要
128/ “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”
133/ “设身处地”谈
136/ “南辕北辙”新说
139/ “烦恼树”
141/人是路走出来的
144/从“按摩”说到“苦难”
147/总统的照片
151/解读巨富
158/ “啊!”
161/ “电话录音”谈
164/关于一个流行肥皂剧
168/谎言
171/有感于“应制”
174/有感于“四分钟”
177/从“兵来将挡”说开去
180/ “毛病”热卖
185/与“叩应”对话
188/低胸装与思想
190/聪明与智慧
192/从一封信想到的
197/复活节有感
203/ “钱”的随想录
210/ “信”的随想录

目录

- “穷”该不该送/226
说“识做”/229
怎样抚慰孤愤的文人?/232
文人快乐术/239
“谋杀”二题/243
谈赠书/247
“时间”二章/252
怎样吃一顿“黄鳝饭”/255
买不买电话卡/258
土洋“把根”/261
十字路口/263
放下不放下/266
人体熨板/268
狂/270
不过如此/273
“身在”与“心在”/275
无事忙/278
高科技与道德/282
观/285
电话公司的恩赐/288
“活性饮品”颂/290
“标价”之类/292
失守的关隘/296
少吾老以及人之老/301

306/谢顶
309/长寿之道
312/老年三忌
316/抽雪茄的寿星
319/泡病号
323/消受不起
326/打鼾杂谈
331/笑
334/ “别让电冰箱听到”
337/怪
340/ “心水清”
343/我的民族主义
346/鞋子问题
349/旗号
352/热脸与冷屁股
356/ “脱裤子放屁”
360/客套之外
363/汽水瓶盖的启示
366/梦中的箱子
369/何处桃花源
374/旅游与照相机
380/诗咏 “气管炎”
383/随便翻翻

“男人的地狱”·性话题

一 “男人的地狱”

几年前，一天下午，一位来自广东乡下的少妇跌跌撞撞地来到旧金山唐人街，在绩臣街旁边的人行道上，呼天抢地骂街：“天杀的，良心都给狗吃了呀！奸夫淫妇不得好死啊！”她用力捶着胸口，扬言自杀。一时间，周围涌来了好些好奇的同胞。一位在附近上班的大姐见状，马上趋前，先稳住少妇的情绪，用纸巾替她揩掉眼泪，充满同情地说：“嫂子有话好好说，要死要活能解决问题吗？”少妇岂肯甘休，嚷道：“解决个屁，他们全该死！我要到移民局去控告，把骚货赶回去！”古道热肠的大姐，原先在大陆某市的“民事调解处”干过好几年，处理这等纠纷，有的是经验，如今她干的也是本行——任职于一家“服务社”，专代同胞办理求职、婚姻介绍、国内房地产过户一类事务。她贴近妇人的耳朵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家丑外扬，你有什么好处？”妇人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大姐把她带到街角一家咖啡馆，在僻静地方落座，送上一杯热茶，待她安静下来，再询问事情的经过。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少妇的丈夫有一个弟弟，小时因为脑膜炎，落下痴呆症。移民后，当母亲的看小儿子二十多了，傻也不能不成家呀，便带他回老家去相亲。一个姑娘出国淘金心切，明知是傻子也愿委身。登记结婚不久，姑娘到了美国。从

此，兄弟两家人在唐人街附近合租一个单位，那是母亲的主意，为的是让哥嫂照顾弟弟两口子。哥哥当的建筑工，嫂嫂在衣厂当缝纫工。呆子的新婚妻子在中餐馆当侍应生。呆子什么也不能做，每天在家吃喝玩乐。开头一家温饱，倒也相安无事。两年前，美国经济不景气，带累了建筑行业。哥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就在“晒网”的无聊日子，哥哥和呆子弟弟的妻子勾搭上了，就在呆子的眼皮底下胡天胡帝。他们所以毫不顾忌，是因为都知道呆子什么也不会说，爱的只一门：吃。每一回他们共赴巫山之前，买上大堆零食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，呆子边看卡通片边大动其食指，老婆和人睡，也管他娘。不料那天才交中午，衣厂的电路出了故障，机器停了，工人没活可干，提前下班。少妇回到家，开了门，只见小叔子在专心致志地剥咸脆花生，卧房里传来一片浪声。她开门一看，床上晃动着两条白花花的肉体，顿时目瞪口呆，几乎昏厥过去。小婶子慌忙抱起衣服逃之夭夭。丈夫脸色苍白，却还镇定，点起一根烟来抽，不辩解，也不求饶。少妇一时想不开，扭头跑到唐人街去喊冤，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。

在服务社干事的大姐虽没在美国高等学府攻读过精神分析学，却是训练有素的心理治疗师，她在咖啡馆一番劝说，果然生效。少妇答应从长计议，回家去了。几天后，大姐“为人为到底，送佛送到西”，把少妇那负心的丈夫请到服务社来，拟来一番“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”，促使他认识错误，向太太低头认罪。不料，这位模样老实，身坯子单薄的前任小学教员吐了一通苦水：“大姐，你不晓得男人的苦楚。我那傻瓜弟弟，压根儿不能人道，他的女人过门以来，连一次也没有过。要你是我那可怜的小婶子，会守空房一辈子吗？我要不安慰安慰她，她不早离婚走人了？我弟弟连名分上的老婆也保不住，

传回乡下去，不成笑柄？不错，我风流，对太太不忠，但完全是不得已呀！乡下人说，‘一滴精液十滴血’，像我这身架，活计又不轻松，应付两个女人，容易吗？要不为家族名声着想，何苦作这牺牲嘛！”说罢，建筑工不胜委屈地流下几滴男儿泪。大姐使惯了的“思想武器”，无非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加新时代的婚姻法，何曾对付过这般不胜庄严而实质上邪门之至的“男性”哲学？她语塞了。

这一事件的结局，据大姐说，经过她苦口婆心的帮助，不论是呆子还是哥哥，两对儿都没离，但鉴于桃色事件已在华人社区传播开去，面子难过，先后搬到别州去。此后，若硬要套童话例行的“从此，过上××的生活”的结尾，“幸福”云云，该是子虚吧？局内人尚且不知何以自处，别人又怎能预测呢？

只是，我所关注的，不是他们如何解开这团肉欲与亲情的乱麻，而是身为长兄的心态。据他所言，他所持的，乃是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伟大主义。就我所知，类似的实事还有一桩，它发生在故土，其时是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：

在一个小村庄里，一位已接过聘礼，择定日子出嫁的姑娘，正忙于筹办嫁妆之际，碰上了住在对门的老者。老者在村里素以慈祥厚道和善麻衣神相为人称道，他对姑娘问长问短，还要给她卜算一下即将开始的姻缘。姑娘报过生辰八字，他郑重其事地勾指头一算，神情凝重，欲言又止。姑娘生疑，催他实说，老者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姑娘，毋怪我‘有碗话碗，有碟说碟’，你的八字本来很好，却坏在，坏在一颗‘克夫痣’上。”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是说，老天注定，你的丈夫会给你克死。”“笑话，自己的身子，你能比我还清楚？哪有什么痣！”姑娘下意地摸摸脸孔和颈项。老者悲伤地摇头，挥挥

手，说：“我全是为你好，不信也不勉强。你回去，自己看看——拉小便的地方吧！”姑娘气急败坏地跑回家，关起浴室的门，对着一面小镜子，仔细察看私处。果不其然，正中有一颗大黑痣！她垂头丧气地回去，找上老者，忸怩地认错，请教解救之法，老者说：“根据相法，‘克夫痣’，克的是第一个同房的男人，你这样清白的姑娘，这个人，不是丈夫是谁？”姑娘仿佛看到了一线转机，正在默想如何变通。老者悲壮地昂起头，一副舍生取义的派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姑娘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丈夫要保，害别一个男人又不忍心，是不是？我嘛，反正七十了，来日无多，为你这样又美丽又聪明的女孩子牺牲，我心甘情愿！到那时，每年清明节，你和夫婿来拜拜我的坟，我就满足了！”姑娘喜出望外，抓住老者的臂膀，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愿意和我……”老者慈祥地抚摸了姑娘一头秀发，点了点花白的头，说：“唉，送命的事，我不干，谁干？”

往下的情节，老者下了“地狱”，不只一次，自然，他没给“克”死。姑娘开头为的趋吉避凶，出嫁以后，徒有气力却毫无经验的丈夫在床上只为了自己发泄，“爱”做得毫无趣味，对比之下，怜香惜玉的老者反而较为可爱，便不时回娘家，让老者下下“地狱”。直到东窗事发，老者被当局抓住，判了个流氓罪，一“下”下到劳改场去。追究根由，单纯的姑娘其实是给老谋深算的老者唬了，那颗连她自己也没发现的痣，并非被他“算”出来，而是出于一个极简单的理由：过去，乡村的穷孩子，不论男女，夏天都脱光衣服到池塘里洗澡，老者也许有意窥探，也许无意瞥见，反正他看到了，记在心上。事隔不到二十年，记忆派上用场。

二 性话题

写到这里，蓦地想及：两个故事，不都属于“人之大欲”的“性”话题吗？于是心有戚戚焉。几年前，一位后来死于艾滋病的白人同事告诉我，他回美国东部的宾州老家探亲，偏僻乡下民风保守，不像以文化多元著称的旧金山，当他坦率地向看着自己长大的乡邻们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后，富于好奇心与同情心的女士们络绎登门，端详着这位英俊的男人，都说：“唉哟，太浪费了！”对如此充满“性趣”的题材草草了之，我也不免生出与女士们同样的遗憾。

不过，我的暴殄天物，有隐衷在。首先是“智慧财产权”问题。两桩故事，虽实有其事，但于我都是二手货，提供者是弄文学的朋友。他们已经或者将要为之衍为长篇言情说部，或者好其“原汁原味”，做成叙事的通讯、或报告文学。根据“先到先得”的规矩，他们虽不一定在法律上，但肯定在道义上占有专利。我欲“偷步”，不但要考虑智财权，一旦朋友翻脸，告我剽窃其思想或者文字，缠讼经年，既伤腰包，又伤清誉；何况未必写得比朋友精彩，不如藏拙。

其次，是难得出新。写“性欲”，古往今来，多少高手。本来，凭上述两桩故事的骨架，从不同的视角生发出若干个现代版的《玉蒲团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九尾龟》、《布袋和尚》来，是不乏搞头的。比如，拿呆子的妻子的性心理来发挥，写她在异国从恐惧、抗拒、屈服到“食髓知味”后主动求索，这样一条“情欲的曲线”。写建筑工对她的步步进攻，从性暗示到狎亵到上床。或者反过来，把她作为“性解放”的前卫派，

写她如何冲破道德的、礼教的藩篱，主动出击，把具有正常性能力的建筑工引诱过来。比如第二个故事，老者异乎寻常、老而弥坚的性欲，引诱羞涩的年轻女性的种种绝技，可供渲染之处不少。要不，以待嫁姑娘为重点，写她的性蒙昧、性觉醒、性亢奋，写年轻女性与年老男性交媾的特别场景与情调。前几年台湾一位妇运先驱打出旗号：“不要性虐待，要性高潮！”单是这“高潮”，就可以在文字上形成不只一处的高潮。关键是笔放得开，刻画具体而微，心理与动作描写，袒露得彻底。

可惜的是，我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。今天的男性写性爱，到了《废都》，已成大观，以后的多半无非东施笑颦。女性写性爱呢，其中的佼佼者，都擅于“现身说法”，娴于床上功夫，其微妙处，生动处，大胆处，早已把早年鼓吹“第三种水”的性学博士张竞生远远甩在后头。海外报载，有一华裔女作家，业已出版了两本英文小说，在美国文坛颇引起一阵骚动，书中内容，不但有性变态、同性恋，有自传式的性苦闷剖析，以及她的同性恋情史，更有“丑，但有天赋”的中国男儿与洋妞土妞三名上床的征略记录，向耽于性事的洋鬼子昭告：“世界上并非美国男人才性感”！她写的，据说是作为“文学永恒的灵魂”的“人性”云云。另一位更为惊世骇俗，以“自身转战多名洋汉子，纯然写女人性欲”为招徕，自费印出长篇小说，虽然买者寥寥，但勇气和脸皮都可钦佩。

这一种以“性交”雄踞文坛的新文类，我标新立异，姑称之为“打洞文学”。此说之来，是据身临其境的朋友说，在国内若干沿海城市的交通要道，一些低级妓女兜客，都开门见山，劈头就一句：“要不要打洞？”如今一些小说，套用当年鲁迅提炼“张资平氏小说之精华”的简单符号——△，以0概括其内容，似乎也算得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不见学《金瓶

梅》颇下了功夫的贾平凹氏，在长篇小说《废都》里头，写“打洞”到了骨节眼，就来一连串的方形之洞：□□□□，注明“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”？你不妨说他故弄玄虚，但从此“□”似乎不复出现于别的“打洞”杰作，可见，要不是贾氏把历代淫书内例有的“□□”类遗产挥霍清光；就是诸位“打洞”写手们不屑于拾人余唾。与上述O型专业作家比，尤其是女性高手比，一般拘谨的男性哪能不认输？看今年来治疗男性性无能的新药“伟哥”上市，在男性世界引起的疯狂，就知道雄风何其萎顿。“实干”尚且乏善可陈，还指望众男笔下生花乎？

基于上述理由，我乖乖地认了命。我不乏自知之明，能从两个男人的“地狱”故事发掘出一丁点儿自警或警世意义来，已经很有点踌躇满志。究其实，两个小人物，都是居心叵测之辈，前者很可能不是出自真心，只为了安慰良心，欺骗包括妻子在内的亲人而制造借口，骗取同情；后者干脆从一开始就是骗局。这等专揩女人的油的臭男人，连“假道学”的水准也没有。不过，单就他们口中“地狱”这一话语看，据存在主义大师沙特“他人即地狱”一说，或据托尔斯泰对“床第上的悲剧”的慨叹，或据古色古香的中国谚语：“色字头上一把刀”，却都不无成立的理由。

话说回来，这一个“地狱”所包含的，最为当今“资讯时代”所倚重的“信息量”，可决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元论所能涵盖。它被古往今来的享乐主义者称为“天堂”，从前的黄色小说家把阴户称为“桃源洞”——一个如同陶潜笔下由武陵渔人发现的世外乐土，却不必费老大功夫去探寻，它就在枕边咫尺处。六十年代美国“嬉皮士”运动最著名的口号，是“要做爱，不要战争”。余光中写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《双人床》，